

聊斋志异

(妖怪故事卷)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小学读本



新疆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小学读本

聊斋志异

(妖怪故事卷)

新疆大学出版社

(新)新登字 08 号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小学读本
聊斋志异
(妖怪故事卷)

★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电力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00 印张 2333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631—0730—4/G·416
定价:108.00 元 (共十八册)

目 录

花姑子.....	(1)
向杲	(9)
阿宝.....	(12)
西湖主	(17)
云萝公主	(24)
黄英.....	(34)
申氏.....	(41)
促织.....	(44)
侠女.....	(50)
石清虚	(56)
驱怪.....	(60)
白秋练	(63)
瞳人语	(71)
僧孽.....	(73)
妖术.....	(74)
牛瘟.....	(76)
长清僧	(78)
阿英.....	(80)
孙生.....	(86)
八大王	(89)
梦狼.....	(94)
蛇人.....	(98)
竹青	(101)
夜叉国.....	(105)

素秋	(112)
画壁	(122)
香玉	(125)
莽中怪	(132)
龙戏蛛	(133)
巨人	(134)

花姑子

安幼舆是陕西的一贡生。性情慷慨，轻财好义，尤喜爱放生。每次遇打猎的人打到禽畜，总是不惜高价买来放掉它。

有一次他舅父家有丧事，他去帮助送葬。送完殡回家，天已黑了。他走到华山。迷了路走到乱山谷里去。心里惊惊惶惶，正不知如何是好，猛发现对面有灯火闪亮，便朝着寻找过去。刚走了几步，突然看到一个驼背老头儿，拄着一支手杖，在旁边一条小路上快步走着。安幼舆走过去说自己迷了路，看见对面有灯光，想必是村庄，正要到那里去借宿。

老头儿回答说：“那里可不是安全的地方，幸好遇到我老夫。随我来好了，请到我家茅草房去住一夜。”

安幼舆嘉出望外，就跟着老头儿去。走了约有一里多路，进了一个小村子，老头儿在一座茅草房子前站住，扣打着那扇柴门。里面一个老太婆出来开门问道：“先生来了吗？”

老头儿答道：“来了！”安幼舆随他走进屋，里面昏昏暗暗，是一间很简陋的房子。老头儿剔亮了灯，请安幼舆坐下，即催准备饭食，又对老太婆说：“这位先生不是外人，他是我的大恩主。你若走来走去感到吃力，可唤花姑子来烫酒。”

一会儿，一位女郎端着食盘进来，放在桌上，站在老头儿身边，瞪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偷看安幼舆。安幼舆抬起眼来，见她生得俊美，恰似天仙一般的美丽。老头儿转头叫她烫酒来。女郎听了，就走进西边的那间小屋，拨火烫酒。安幼舆问

道：“这位少女是老先生的什么人？”

老头儿答道：“我姓章，七十岁的人了，仅有这一个女儿。家里没有仆人，因为先生不是外人，所以叫妻子女儿出来招待。请你不要见笑！”

安幼舆接着问：“你的女婿是哪里的人啊？”

“还没有出嫁呢。”老头儿答道。

安幼舆连声不停地称赞她娴慧、美丽，老头儿正在谦虚着，忽然听到女郎大声惊叫，忙跑过去一看，原来是酒沸了引起火。老头把酒端下来，呵斥她道：“这样大的女孩子了，还什么事都不懂……”再偶一回头，看到煤炉旁边有一个葵花心作的紫姑神，编了一半，尚未完工呢，又说她道：“成年的大姑娘了，还是小孩子吗？”

老头儿拿了那紫姑神，回来对安幼舆说：“她贪着作这个玩儿，将酒烧沸了不知道，你还夸奖她，岂不羞煞人。”安幼舆细看那紫姑神，眉目和袍子的做工，都很精巧，又赞道：“虽然是小玩意，倒可见到她的心灵手巧呢！”

他们喝酒时，女郎不时地过来给他们斟杯，嫣然地微笑着，没有一点害羞的样子，安幼舆注视着，心里的一缕情丝油然飘起。这时忽听见老太婆在呼唤，老头儿应声去了。

安幼舆见没有人，便朝坐在煤炉旁的女郎道：“看到你这天仙似的容貌，我的灵魂都失掉了。想请媒人来说亲吧，又怕被你爹拒绝，怎么好呢？”女郎握着酒壶两眼望着炉火，默默地装着没有听见。安幼舆一再追问，见她不答理，便走进那间小屋。女郎站起身，厉声地对他说：“你这般轻狂，闯进来打算怎样？”

安幼舆跪在地上，苦苦地求她，不肯起来。女郎想夺门出

去，安幼舆忽然跳起身来一把搂紧她。女郎吓得大叫，老头儿听到，匆忙赶来，安幼舆只好放手走出去，心里又惭愧又惊怕。女郎却从从容容地向她父亲说：“刚才酒又烧沸了，若不是先生进来扑灭，酒都要烧化了。”

安幼舆听了，才安定下来，心里很是感激她。于是假装喝醉了酒，离开桌子，女郎看他不再吃，也就走了。老头儿为她铺好了床褥，关好门才走。安幼舆翻来覆去睡不着。天还没有亮，就告别主人走了。

安幼舆回到家里，立刻托要好的朋友替他前往那座茅屋求亲。朋友去了一天，回来说找不到老头儿的家。安幼舆叫仆人备好马，按着旧路自己去寻觅。到了华山，只见一片绝壁悬崖，哪里有什么村子！访问附近的村庄，都说没有姓章的人家。他失望极了。

回家后，他不吃不喝，也不睡觉，从此得了昏迷症。若是家里人强逼他吃喝汤粥，他就要吐。昏迷中总是唤着：“花姑子，花姑子！”家里人不了解真情，只有日夜地看守着他，眼看就要断气了。一天夜里，守候的人困倦睡着了。安幼舆朦胧地觉得有人推他，他略微张开眼，竟见花姑子姑在床边，他的神志立刻清醒了。他凝望着花姑子，眼泪不觉潸潸然地流下来。花姑子俯下头笑道：“痴子，为何弄到这个样子呢？”说完就上床，坐在安幼舆的腿上，两手为他按摩太阳穴。安幼舆觉得一股子奇异的麝香气，扑进鼻子，穿入脑海，一直沁透骨里，按摩了好长时间，安幼舆就满头出汗，随着周身也有汗流了出来。花姑子小声地对他说：“房里人太多，我不便住下。三天后，我会再来看你。”她说着，又从袖品里摸出几个蒸饼，放在床间，转身悄悄地走了。

到了半夜，安幼舆汗干了，觉得肚饿。在床头摸到饼，送到口里尝尝，不知里面有些什么馅儿，非常香甜可口，一口气吃了三个，剩下的几个饼，用衣服盖好就酣沉沉地睡着了。第二天，太阳出来好高才醒。他的身体好像解脱了重担子，非常轻松。

三天后，吃完了饼，精神更加爽快。这天夜里，他叫家里人都去睡觉，又耽心花姑子来时不能进门，便偷偷走出书斋，到院里去，把里外的门闩都打开了。果然一会儿，花姑子来了，她笑着说：“痴子，你不谢谢我这个医生吗？”

安幼舆欢喜得拥抱她在怀里，热烈地吻着她。花姑子说：“我不顾羞耻地冒险来，是为着报答你的大恩，实在不能永远和你在一起，你还是另外找一个女孩子吧。”

安幼舆沉默了好久，才问她道：“我们平生素不相识，何处与你家有老交情，我可记不起了！”

花姑子不告诉他，但说：“你自己想想吧！”

安幼舆苦求和她永结为好，花姑子说：“我常常夜里偷着来，是不能这样长此下去的，结婚也办不到。”安幼舆听了这话，悲伤的了不得。花姑子看到他那可怜相，才说道：“一定要和我相好，明天夜里请到我家去一趟。”安幼舆这才转悲为喜，问道：“道路这样远，你这纤小的腿脚，怎么随时就能到来呢？”

花姑子回答说：“我并没回家。村里东头那个聋老太婆，是我的姨妈，就为着你，我一直住到今天。家里不知道我是怎样了，一定要怪罪我的。”

安幼舆同她睡在一起，只觉到她的呼吸和肌肤，无处不香。禁不住问她：“你用的是什么香料，怎么会浸透肌肤啊？”花姑子答说：“我这是生来的，并不是用什么熏的。”安幼舆更加

感到她的神奇。

第二天早晨，花姑子起身告别，安幼舆担心迷路，花姑子和他约好在路上等候。到了黄昏，安幼舆急忙前去那条路上，花姑子已在等他了。两人一起到以前的那个小村子，老头儿、老太婆欢喜地欢迎他们，即准备酒菜款待，虽然是一些蔬菜，主客之间却充满一片热诚。

饭后，老头请安幼舆休息，花姑子总也不过来看望，安幼舆一心痴念着她。到了半夜，她才迟迟地到来说：“父亲和母亲总唠叨不停的讲话，他们不睡，我不敢来，要你等久了。”

这一夜，二人终夜温存。忽然花姑子说道：“今夜的聚会，是我俩永久离别的纪念啊！”安幼舆吃惊地问她是怎么回事，花姑子答道：“父亲因为这个村子太小，过孤寂了，想搬到远处去。我和你只有今夜的聚会了。”安幼舆不忍放她走，心里说不尽的悲怆。

天渐渐亮了。突然间，老头儿闯了进来，口里骂道：“你这丫头，玷辱了我家的清白真是羞愧死人了！”花姑子大惊失色，慌忙跑出去，老头儿路在后面，一边走一边骂着。

安幼舆惊惧，羞愧得无地容身，慌慌张张逃回了家，好几日整天徘徊着，心里总遏止不住地思念花姑子。又暗自想着，为什么不趁夜里爬过她家的墙头去相会，纵然被老头儿看见，他说过我对他有恩，也不会对自己怎样吧。

于是他瞒着家里人独自跑了去。但却迷了路，尽在山中来往地打转，心里吓坏了。他正要想找路回家时，忽然看到山谷中隐隐有房屋，他喜欢得不得了。忙走去一看，只见院墙门楼高大雄伟，门儿开着未关，气派得像一个世代为官的人家。

安幼舆走过去，向那个看门人打听章家的住处。适巧一个丫鬟走出来，问道：“什么人夜晚打听章家？”安幼舆回答道：“章家是我的亲戚，偶然迷了路找不到。”丫鬟说：“先生不用问章家了，这里是她舅母家，花姑子正在这儿，让我去给你传一声”。

丫鬟进去了一会儿，就来邀请安幼舆，才到了走廊，花姑子已迎出来，她告诉丫鬟说：“安郎奔波了半夜，想必很劳累了，赶快将床铺理好，伺候睡觉。”过了一会儿，两人携手睡一床上，安幼舆问花姑子，为什么不见她家里的人。花姑子说：“舅母到别的地方去了，留我看家，幸喜你会来到这里，这也是夙缘啊！”

两人相偎相依着，安幼舆只觉得有一股子腥膻气味冲进他的鼻子，心里好生怀疑。花姑子搂着他的头颈，骤然用舌头去舐他的鼻孔，安幼舆的头突然像被针刺般的痛彻脑髓。他惊骇起来，要想掐脱开身逃出去，可是哪儿动得，恰像一根粗绳子捆绑住他，渐渐地就失去了知觉。

家里不见了安幼舆，便四出寻觅。有的人说黄昏时候曾在山路上遇着他，于是循着人迹跟踪寻找，到了一座悬崖，才发现他赤裸的尸体。他究竟怎么会死在那里，令人惊奇莫解，却又想不出是何道理。只好将他弄回家，一家人正围着安的尸首哭泣，忽见一个不相识的女郎，嚎啕大哭地从大门外进来。

她抚着安幼舆的尸体，痛哭呼叫：“天啊，天啊，你怎么愚昧到这地步！”直到声音都嘶哑了才停止了哭，她告诉安幼舆的家人说：“你停留七天，不要收殓他！”家人正问她是谁，她傲慢不理，含泪径自走了。因留她不住，便尾随她身后，到了外边，一霎眼便不见她的去向。家人怀疑她是神仙降临，所以

恭谨遵守着她的话。

晚上她又来到，同样痛哭，在第七夜，安幼舆忽然苏醒，翻转身子呻吟作声，家人吓得惊跳起来，恰巧女郎来了，安幼舆一见是花姑子，两个人就对哭不已。安幼舆挥手叫家人都离去，花姑子取出一束青草，一杯热水，端到床头喂给安幼舆吃。

吃了不久，安幼舆即能讲话了。他慨叹地说：“害我死的是你，救我活的也是你啊！”

接着他将那晚遇到的情形说给花姑子听，花姑子说：“那是蛇精假装成我来骗你，前次你迷路时所看到的灯火，就是它啊！”

安幼舆说：“你怎么能够叫死人复活，白骨长肉呢，你是不是神仙？”

花姑子说：“很久想告诉你，但怕你惊奇，你还记得吗？五年前你在花山遇着一个猎人，他猎了一只獐儿，你见了就买来放了它。”安幼舆想想确曾有这事，花姑子接着说：“你放了那只獐儿就是我的父亲啊。以前说你对我们有恩，就是这件事。前天你已托生在西村王主政家了，我和父亲到阎罗王那里为你打官司，他不受理。父亲又向他说，愿意毁掉自己的道行代你死，哀求了七天，总算成功了。今天我们能够再会面，真是万幸呢。现在你虽然复生，一定还要瘫痪，需要用蛇血和着酒一起喝，才会好的。”

安幼舆恨蛇入骨髓，恨不得就去擒来，却又担心捉不到它。花姑子说道：“那不难，但是多杀生命，将累我百年不能成仙。那蛇穴就在老山崖里，可在午后用茅草在穴外燃烧，外面再备弓箭防御，就能擒着那个妖怪。

她说完了这话，即向安幼舆告别道：“我不能长久陪伴着

你，实在叫人哀痛伤感；然而我为了你，道行已损失了七成，尚望你怜念和宽恕我！近一个月我时常觉得腹中微动，想来必已有了孽根，不论是男孩或是女孩，明年我当送给你。“说完转身流着眼泪走了。

安幼舆睡过了一夜，觉得腰身下的半截身体已完全死去，摸它，抓它都不感痛痒。遂将花姑子的话转告给家人，家人就寻到老山崖，举火焚烧洞穴，倏见一条大白蛇冲着火焰窜出洞来，家人早已预备好了，连忙一齐发箭，不一刻，蛇就中箭死了。

等到火熄灭后，家人进洞搜蛇，腥臭味迎面扑来，只见遍地是焦烂的蛇尸，数起来有几百条。家人取了蛇血，带回家给安幼舆服饮，连服了三天，他的两腿渐渐可以翻转，半年后才能够下床行走。

安幼舆一待行动如常了，忍不住思念花姑子的心情，又独自去到华山。他在山谷中徘徊嗟叹，倏忽见到老太婆抱着一个襁褓婴儿，送给安幼舆，说道：“我的女儿要我致意郎君！”

安幼舆方欲向她询问花姑子的讯息，一瞥便不见她的影子了。他打开襁褓来看，竟是个男孩子。安幼舆抱着孩子回家，他怎么能忘情花姑子呢！所以他一生没有再娶亲。

向 杲

向杲，号初旦，太原人。他有一异母哥哥，名叫向晟，两人很友爱。

向晟爱着一个名叫波斯的妓女，约定要把他娶回来。但是因为波斯的母亲要的身价太高，目的没有达到。

有一位庄公子，本来喜欢波斯，预备把她赎出去做姨太太。

波斯对她母亲说道：“既然我们都要嫁人，这正像是从地狱里走向天堂。如果离开火坑还是去做人家的小老婆，这和做妓女也差不了多少。您要是允许我自己选择，我是愿意嫁向先生的。”

她母亲答应了，便把这个意思通知向晟。

这时向晟刚好死了妻子，还没有再娶，一听这消息，十分高兴，竭力筹了一笔款子，把波斯娶了回来。

这事被庄公子知道了，恨向晟夺他的爱人，一次偶然在路上碰到，对他百般辱骂。向晟不服气，庄公子便叫跟随的仆人拿马鞭子打他，直到向晟快死了，他们才扬长而去。

向杲听到消息，赶快跑去一看，他哥哥已经死了。心里又是悲恸，又是气愤，便到衙门里去告状，姓庄的向各方而行贿，使得向杲没法伸冤。

向杲心里懊丧极了，无处控诉，便想在路上刺杀姓庄的，成天带着一把锋利的刀子，伏在山路旁边的草丛里。日子一

久,这计划泄漏出去,被姓庄的知道了。他出门时戒备森严。听说汾州有一个名叫焦桐的,很勇敢,善于射箭,便出了很高的代价,请他来做保镖。

向杲的计划虽然难以实现,但是他依然天天等候机会,并不灰心。

有一天,他正在草中潜伏,忽然下大雨,把他淋个精湿,冻得浑身发抖。过了一会儿,寒风四起,又下了一阵冰雹。向杲忽然像是失掉了知觉。岭上原有一座山神庙,他勉强向那里奔去。一进庙门,见他所认识的一个道士正在里面。

这道士从前曾经到过村中乞食,向杲总是给他饭吃。因此道士认得向杲。

道士见向杲衣服湿透了,便取出一件布袍子给他穿,说道:“你暂时把他换上。”向杲穿上袍子,忍着冻,像狗一般蹲在地上。自己低头一瞧,满身是毛,已经变成一只老虎。道士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向杲又惊又恨。但转念一想,如果能够把仇人捉住,吃他的肉,这办法倒也很好。下山跑到先前潜伏的所在,看到自己的尸体躺在草丛里,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他惟恐尸体被乌鸦老鹰啄食,便时时防守着。

过了一天,姓庄的恰好从山下经过,老虎突然跑出来,把他从马上扑下,咬断了他的头,嚼着吃,焦桐转身放箭,射中老虎的肚子,立即倒地死了。

向杲迷迷糊糊地醒过来,像是做了一场梦。又过了一夜,才能勉强走路,有气无力地回到家里。家中人因为他几夜没有回来,正在惊骇怀疑,一见他,都很高兴,前来向他慰问。向杲只是睡在床上,舌头僵涩得说不上话来。过了不久,得到消息,

姓庄的被老虎咬死了。大家争先跑到床前告诉他，向他贺喜。向杲才说道：“那老虎就是我呀！”于是他把经过讲了一遍，这事便传开了。

姓庄的儿子因为父亲死得很惨，听到这项传闻，很不痛快，便去控告向杲。县太爷觉得事情太离奇，又没有真凭实据，没有受理。

阿 宝

广东人孙子楚，是个很著名的文人。手上生着六指儿，性情憨厚，又不大会讲话，别人明明在诓他，他也信以为真。每逢在宴会席上有妓妇，他远远地望见了就赶快逃走。朋友知道他的脾气，请他吃酒时，故意找来妓女和他亲近，闹得他面红耳赤，汗流浹背。于是大家哄堂大笑，模仿着他的傻相，互相传说，当作笑柄，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孙痴”。

本县有个大商人，家财豪富得和王侯差不多，亲戚都是名门贵族。富商有个女儿，名叫阿宝，是人世间少有的美人，正在找寻门当户对的女婿。阔人家的公子少爷，争先恐后托媒人去说亲，但都不合老头儿的心意。

这时孙子楚刚死了妻子，有人乘机戏弄他，劝他托人去做媒。他并不估量自己的地位，真的找人前去求婚。

老头儿也听得人家说起他，但是嫌他家里太穷。媒婆出门的时候，恰巧遇到阿宝，阿宝问她的来意，媒婆照实说了。阿宝开玩笑似地说道：“如果他能够把那个六指儿去掉，我便嫁给他。”

媒婆把阿宝的话告诉孙子楚，孙子书说道：“这个不难！”媒婆走后，他就用斧子把那个六指头砍下来，一时痛彻心肺，血流得很多，几乎死过去。病了好几天，才能下床，便去到媒婆家里，把手伸给他看。媒婆大惊，立刻跑去告诉阿宝，阿宝也觉得觉怪。便又开玩笑道：“请他再把那股痴劲去掉才行。”孙子